顶风作案，有点怂

对我就是陆毅吹（。

陈海推门换鞋，站在鞋架边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今天寝室里有点不对劲。

“……猴子？”陈海讶异地看着蜷在自己床铺上的侯亮平，平日里怕热的他这时候却用被子裹紧了身体，憋得通红的脸埋在枕头里，头发被汗水浸湿，一络一络粘在额头上。“猴子，你——”陈海不放心地去掰侯亮平的肩膀，好让他转过身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碰我！”侯亮平的声音沙哑，舌头仿佛在高温之下烧得打结了，连简简单单三个字都说得有些含糊，末了泛红的舌尖还在嘴唇上舔了一下，吮走了唇上的汗珠。他颤巍巍扯紧了被子，把自己身体和空气之间的缝隙塞得一丝不剩，咬紧下唇不让自己喘气出声，鼻音呜呜咽咽，像是头被人踢中了肚子的小奶狗。

海盐的淡淡咸香味儿从侯亮平毛孔和汗液里蒸腾出来，混杂着晒了一天的被褥被午后的雷雨打湿的湿气，还有刚修剪过的青草茬清新鲜涩的味道，这股闻起来莫名其妙但意外让人安心的信息素的气味就那么直溜溜钻进了陈海的鼻腔里，鲜活地在他眼前勾画出侯亮平的模样。

侯亮平发情了。陈海这下子明白过来了，自己这个到了20岁都还没有分化、所有人都以为是个beta的青梅竹马，就在这么个安静的、空无一人的午后分化成了一个稚嫩的omega。

“猴子，你不能这么憋着，你——”早已分化的陈海明白发情期的折磨，强忍着alpha的性冲动，试图用手掌摩擦侯亮平的肩膀使他安抚下来。

“离我远点！”侯亮平从喉咙深处滚出一声囫囵的低吼，把身子蜷得更紧了，可喘息反倒愈发地粗重了。

陈海放在他肩上的手掌就像一块烙铁，烫得他皮开肉绽，体温烧得更高了；炽热感让他喉咙发干，浑身的毛孔都在吞吐着信息素和汗液，他迫切地想要拉开裹在身上的被子，至少让自己好好喘口气。他挣扎着从床上撑起胳膊，露出一张迷蒙的脸，眼圈通红，睫毛被沁出的生理泪水黏到了一起。他莫约是看清了眼前人的脸，下意识松开了咬住下唇的牙齿，从唇齿之间溢出一声低吟：“……陈海？”

一向以自己的理智为傲的陈海被侯亮平这声呻吟喊得浑身一震，连忙要把手从侯亮平的肩上收回来，却被他接踵而来的另一声恳求定住了身子。

“陈海……帮帮我……陈——”侯亮平弓起身子，在被子下抬起了一个小包；他可怜巴巴地抬头望向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陈海，软软地捏住他的手不放开。

“侯……亮平，你不能这样，”陈海拼命克制自己闭上眼，平稳住逐渐急促起来的呼吸，“你……你把被子掀开，我帮你一起处理一下。”

“嗯？”侯亮平的脑袋一团浆糊，根本听不懂陈海在说些什么；他从没经历过omega的发情期，情潮和高热让他抛去了平时的硬气，现在他只明白眼前的陈海——从小一直陪他到大、跟他一起担过所有篓子，而且比他早了两年分化的alpha是他最值得依赖的人。

他可以在陈海面前卸下所有的防备。

“陈海……我好热啊……我这是……怎么回事……”侯亮平晃着脑袋，眯缝着眼睛，八爪鱼似的缠到陈海身上，一个劲把他往自己身边拉。

“亮平，乖，别……别动，”陈海吃力地掰开侯亮平的手，好不容易把他按到床上，小心翼翼地开始一点一点释放自己的信息素，“乖，别动，你要是乱动，我，我会忍不住。”说完，陈海艰难地咽了口口水，极力抑制住把自己的信息素砸进侯亮平浓郁的、纠缠的气息里，让他昂起头把性腺暴露在自己牙齿下，抽噎着被自己标记，浑身都被自己的气息包裹。

光是这么想着，陈海就已经难以自持地松开了信息素的防洪堤，晒干的松麦的温暖气息混杂着一股烧焦的烟草味儿，在房间里浅淡却有力地泛开了波浪，一阵一阵地撞上侯亮平的喉咙口。侯亮平敏感地探知到了空气中成分的变化，下意识张开手臂抱紧了陈海的脖子，把昏沉的脑袋往他的颈窝里靠，软软的头发在陈海的脖颈上蹭来蹭去，像是一只演着讨好角色的猫。

“亮平……你别这样，”陈海的声音也低沉下来，转音之间带着浓郁的情欲，“我真的会忍不住……”陈海从没想过面前跟自己一起长大的候亮平此刻竟能如此地情欲翻涌，他上挑的眼角晕染开绯红和泪水，鼻尖抽动着，姣好的双唇微张，来自肉体深处的热气从他的齿缝里漏出来，扑打在陈海的耳畔。陈海僵直地搂紧怀里的发烫的身躯，低头打量着面色潮红的侯亮平。

他知道侯亮平生得好，却没想到他能如此动人心弦。

Alpha的本能告诉他侵占标记怀里稚嫩又依恋的初分化的侯亮平，但是理智和矜持勒紧了他将要咬下去的嘴。

我要是真这么做了，亮平会恨我一辈子的。

陈海咬紧牙关，平缓地将自己的信息素同侯亮平的中和，试图令他渐渐平静下来；可没想到侯亮平竟像个印随陈海的幼雏，顺势也松开了自己遏制信息素的自制力，海盐和青草味儿愈发蓬勃起来，让眼前的侯亮平看起来愈发毫无防备并且可口。

不行，这样下去他们两个人都会失控的。

陈海深吸了一口气，掰开侯亮平纠缠着自己的双手，一只手灵巧地把他的内裤下拉到了臀线中部，堪堪露出了浅浅的股沟，勃起的性器抵着濡湿的内裤，半露在外头。“陈——！”侯亮平在陈海握上自己的阴茎的刹那发出一声近乎哀求的低呼，攥紧了陈海的肩膀，把额头抵在他的下巴上。

“乖……很快就好的。”陈海熟练地抚弄着侯亮平挺立的性器，他的虎口由于习惯性的握笔和握枪生了一层茧，此刻贴附在侯亮平滚烫脆弱的器官上摩擦，带来若有若无的快感像是缠绕在他心口的柳丝，撩得他心痒，连带着喉咙也发紧。

“陈海……陈……”对侯亮平而言此刻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眼前的陈海，omega天生的强烈欲望将他置身于噬人的漩涡之中，他无法思考、无法作为，甚至连说一句话都成问题，他所能做的只有断断续续却锲而不舍地喊着陈海的名字，生怕他丢下自己。

“我不走，别怕，我不会走，”陈海抚摸着侯亮平绷紧的肌肉，犹豫了一下才在他汗湿的锁骨上落下一个柔软的吻，“你别怕，我在呢。”

他把侯亮平的T-恤掀到领口，伸出舌头舔去了他胸前的汗液，另一只手揉过侯亮平发硬的乳头，最后停留在他有些抽搐的腹肌上。他按住侯亮平本能跳起的小腹，头一回居高临下不容置喙地压制着侯亮平，一边在他胸口和脖颈上亲吻安抚，一边抠弄他的马眼，搓揉他沉甸甸的睾丸，让他发出一阵又一阵类似奶猫的鼻音。

侯亮平终于不再缩紧身子，而是平摊在床上，对于陈海而言一览无遗。

陈海咬了一口侯亮平肩上鼓鼓的肌肉，低头看着迷迷蒙蒙但总算是安分下来了的候亮平，反倒忍不住低笑出声：“猴子，你这样还挺可爱的。”

“……闭嘴……嗯——”在陈海的侍弄下舒服得眯起眼，蜷紧了脚趾的候亮平还是不服输地咕哝一声，随后马上在陈海突然加重的手劲下闷哼了一声，“你……”

“我可是连这时候都在伺候你啊……”陈海好似调侃又好似无奈地叹了一句，加快了手上撸动的速度，终于感觉到侯亮平小腹一紧，一股温热的液体飞溅到自己的前襟，腥膻味儿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我说，我都这么迁就你了，”陈海揩去衣服上的精液，又忿忿不平地把侯亮平脱力的手往自己同样坚挺的性器上按了一把，“总得给我点儿报酬吧？”

“你——唔！“侯亮平一句“趁人之危”还没说出口，陈海早用嘴封住了他的满肚子歪理，带着烟草味道的唾液随着舌尖一起探进侯亮平唇齿之间，好好尝了一口海盐的香味。

我哪里舍得趁你侯大公子的危啊？陈海在心中暗自腹诽，不解恨地在侯亮平的脸颊上咬了一口。

小剧场：

第二天

晨起暴怒的侯局：陈海！！！你个死流氓！！！你咬什么地方不好啊咬我脸上！！！你让我怎么出门啊！！！

海：无辜,jpg

END